

邱华栋
著

她一生追求爱情、自由以及神秘

戴安娜的 猎户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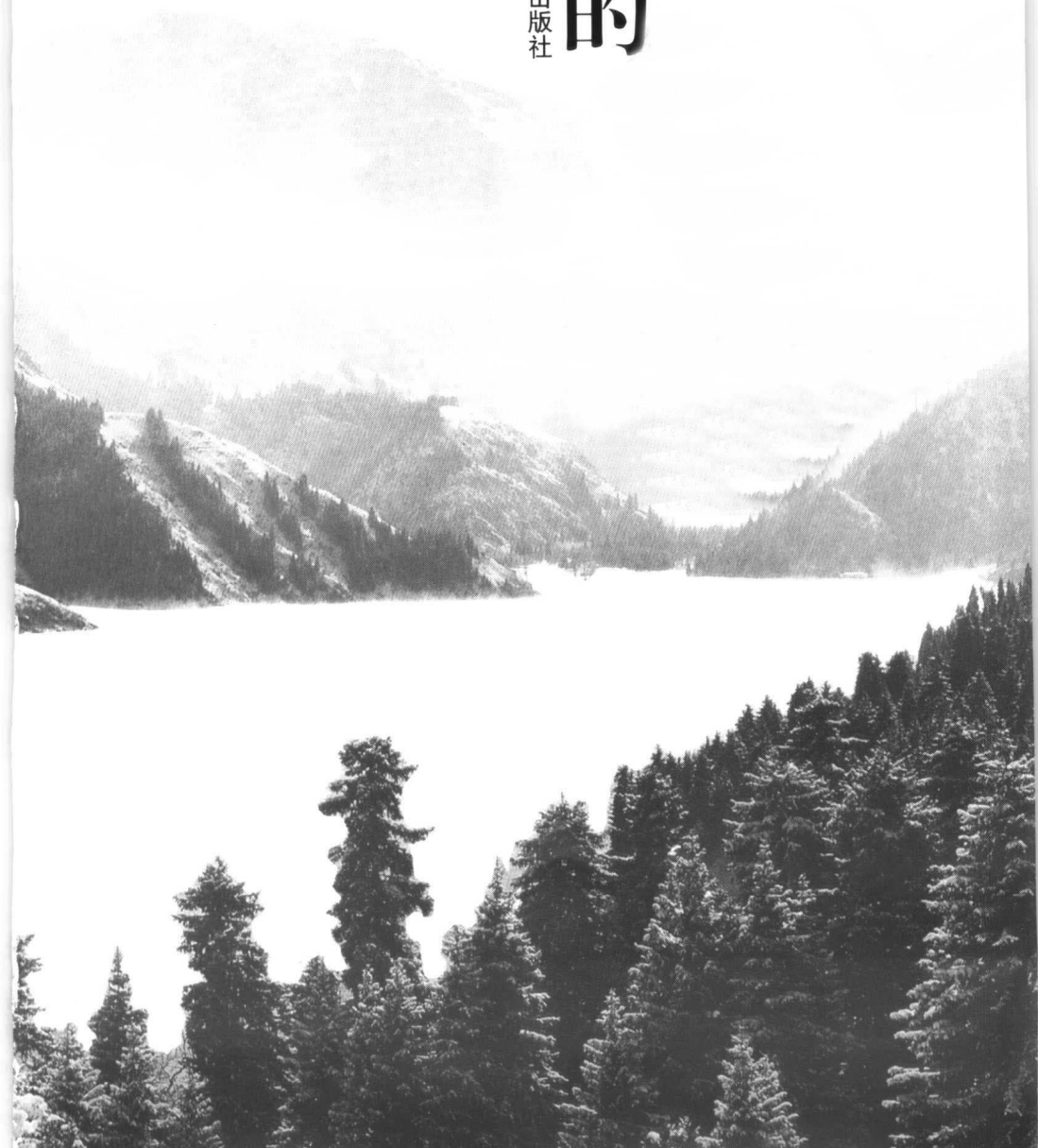
de lianana de liehuxi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戴安娜的 猎户星

邱华栋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安娜的猎户星/邱华栋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1

ISBN 7-5354-2692-1

I.戴…

II.邱…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4904 号

责任编辑:何性松

责任校对:梁 风

封面设计:天一工作室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印刷:首壹印刷厂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7.75 插页:2

版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90 千字

印数:1—20000 册

定价:17.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邱华栋，当代青年作家

1969年生于新疆，祖籍河南西

峡。著有长篇小说《夏天的禁

忌》、《正午的供词》、《花儿

花》等6部及小说集、散文随笔

集、诗集多种。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关于一个女人的自由、爱情与神秘的唯美主义小说。是西文文明与东方文明的一次相遇所迸发出的耀眼星光。

主人公戴安娜是一个出生在印度的英国女人，1946年9月，因丈夫艾瑞克成为英国驻印度政府向中国新疆的南部重镇喀什噶尔派出的新一任总领事而来到中国，热爱上了中国美丽的风光和善良的人民。由于此时印度甘地领导的独立自治运动已经取得成功，艾瑞克陷入了焦虑：他将会是最后一任总领事。为了帮助丈夫摆脱糟糕的情绪，戴安娜鼓动艾瑞克开始攀登喀什噶尔附近以及帕米尔高原上的雪峰，期望通过征服大自然来使内心平衡。在深入高山民族柯尔克孜族人的地区时，他们认识了向导——柯尔克孜族人赛麦台，并与之成为好朋友。而戴安娜在随后的一些交往中，对柯尔克孜族人产生了浓厚的感情，与赛麦台也萌生了情意，但是在道德和私欲之间，他们受着煎熬和困顿。最后，在一次雪崩中，赛麦台为了搭救他们夫妇而死去。

责任编辑：何性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装帧设计：天博工作室



目 录

引子	1
一、蓝色老虎	7
二、九月	35
三、各种颜色的砖房	58
四、宴会	85
五、猎手	110
六、柯尔克孜人营地	137
七、幽谷秘境	164
八、手鼓	187
九、冰山之父	212
尾声	240
后记	242





引子

扎

格纳特神已经被请了出来，这是一个白色脸庞、没有腿的木偶。他有着一颗镶嵌了钻石的大脑袋，胳膊就是直接从脑袋里伸出来的。他的眼睛非常大，表情是顽皮加上一些吓唬人的恐怖，但是 you 从他的脸上还可以看出和蔼可亲的神情来。他不是吃人的神，但是，一些人相信，在这个大祭的日子里如果投身于承载他的车轮下面被碾死，那么就可以立即升天，到达极乐世界。

这是印度教黑天神 的造像，他被尊奉为宇宙之主。由于他会不分种姓和信仰地佑护所有虔敬的人，所以人们都爱他。每到这个节日，他都会被抬出来。从接近一万人的他的忠实的敬奉者中间，挑选出了四千个人，来拉动承载着他的车辆。他平时在印度教最神圣的大寺庙之一——普里大寺庙里面，但是现在他已经被请出来了。到处都是人们喧闹和喜气洋洋的过节气氛，人们跟





在车子的后面，开始了扎格纳特神的巡游。

戴安娜跟在巡游队伍中间，她觉得可能至少有一百万人在一起涌动，檀木香、汗臭以及樟木的香气混在了一起，使她头晕，使她觉得有些头重脚轻。管弦乐队在演奏，人们兴奋地跟在车子的后面奔跑和拥挤，脚上穿着的硬底凉鞋扣击地面，发出了哗哗的声响，如同暴雨击打芭蕉的宽阔叶片。在扎格纳特神要经过的街区，房顶上、窗户里、露台上以及街面上，到处都是人，人们高兴地张望着，期待着他的到来。

忽然，前面一条小巷道中间，一些受惊的牛冲了出来，人们在驱赶着牛群，场面立刻乱了。但是指挥巡游的人挥动着手中的红旗，勇敢的香客们迎面冲向牛群。有人被撞倒了，牛被赶到另外一条巷道里面了，戴安娜轻松地呼了一口气，因为她担心那些牛会像是西班牙斗牛节上疯狂奔跑的牛，把包括她在内的人给踩死，现在，危险解除了。

她在人群中间显得鹤立鸡群，因为英国人很少在这么近的距离，参与到印度人的节日庆祝里面去。一些背着喷雾器的男人，在经过街道的人身上喷洒药雾，味道十分呛人。她明白这是因为有这么多人在一起，政府为了防止霍乱或别的传染病，所采取的措施。

在扎格纳特经过的地方，人们把椰子纷纷摔到了地面上，椰子碎了，发出了清脆的响声，像是告诉给扎格纳特神的果断誓词一样。很多穿着艳丽的沙丽的女人们，把自己的长发剪了下来，奉献给眼前的神。鼓声密集，它们的节奏使现场所有人体内的某种节奏复活了，人们身体的摆动和涌动，和着这个激越的鼓声。突然，有人扑到了扎格纳特神的车子下面，立即被碾死了。瞬间，那个祭献自己的人已经升天了，车子继续前进，有人立即把敬奉者的尸体抬走，一股血液的腥气向她的脸上扑来。她害怕了，她还看见，又有人在向神的身体下面那巨大的车轮扑去。场面顿时变得肃穆和紧张了。戴安娜忽然有些振奋，刹那之间理解了这些敬奉者，有一种欲





望要使她也扑向扎格纳特神，她恍恍惚惚地向神走去，她也有了要供奉自己的强烈念头，因为，这是一个使人迷惑的巨大的磁场，在这个磁场中她已经迷失了，她拼命向前挤去，准备向那个神扑去，心中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但是，就在她准备扑过去的时候，立即被别的香客给挡住了，因为，更为勇敢的人已经抢先跳了过去。她一下子就被人群挤了出来。

戴安娜很茫然地看着拥挤的人群中千万张兴奋的脸，他们都在动，只有她停了下来，忽然没有原由地哭了。然后她醒了。

她醒了，发现自己和艾瑞克在一艘小船里。在克什米尔地区的首府斯里纳加，在斯里纳加的达尔湖上泛舟。雪山下面，那清澈的达尔湖上，一些被称作西卡拉的、两头微微翘起来的古老的独木舟，穿行在湖面上那山体拖长的倒影里。他们乘坐的这艘木船，比那种叫做西卡拉的独木舟要大一些。

“你刚才一定做噩梦了。”艾瑞克温柔地看着她，“你没事吧？”

戴安娜稳住了心神，“还好，没事儿的。”她仍旧被梦中残留的感觉给抓住了。忽然，她发现远处的湖面上，有两艘并排飞驰过来的独木舟西卡拉，在向这里靠近。但是那两艘西卡拉是带着棚子的，里面前后各有一名带着钢盔的印度士兵盘腿坐着，手里拿着卡宾枪。艄公则在船的后面摇动船橹。他们挟持着艾瑞克和戴安娜的船，看到他们是白人，一个士兵向艾瑞克敬礼，“先生，请问您看到有叛乱分子经过这里逃到对岸去了吗？”

“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有看见。”

“对不起，打扰了。”士兵又敬了一个礼，然后叫艄公划离了他们的船。

戴安娜为被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所盘问感到不快，“他们在追捕什么人？”

“照他们说的，叛乱分子。”





“什么样的叛乱分子？”她又问。

艾瑞克看了她一眼，“克什米尔总是这样的。”

他们上了岸边，远远地看见，一些居民区着火了。有尖叫和哭喊的声音传过来。他们向那个地方走去。在那里，他们看见了一幅被洗劫之后的景象，燃烧的房子火势，刚刚被控制住了。经过询问，他们知道了刚才抓捕叛乱分子的士兵，来这里搜寻敌人，但是没有发现搜捕对象，于是闯进了屋子，打死了所有的男人，只剩下了女人，所有的女人们在哭。

“这些家伙，这些强盗！”艾瑞克骂道。但是忽然，又有一群士兵从黑暗中冲过来，迅速地包围了他们，把他们逼向一面墙，“我们是英国人，放开我们！”艾瑞克大声争辩，但是被一个士兵用枪托凶狠地砸破了脑袋，戴安娜尖叫了一声，立即用身体护住他，“艾瑞克，艾瑞克！”他们靠墙站着，除了艾瑞克，其他的人都是女人。然后，那些士兵朝他们开枪了。她又醒了。

原来她刚才做了一个梦。现在，她这是在一个王宫中，她想起来了，她是拉达克王国的玛密雅公主。这个时候是清晨，窗外，鸟叫声像是溪水一样潺潺地流了进来，但巨大的帷幕把环形的窗户给遮严了，她什么都看不见。

她起了身子，走到了窗户的跟前，拉开了帷幔。从窗户中，可以看见拉达克美丽的景色。远处的雪山已经被一片白色的雾霭给笼罩了大半，显得异常的神秘。

她现在想念着一个人，阿克萨，她的心上人，他现在正在翻越眼前高耸的雪山山脉，向这里赶来。在她的胸前，阿克萨送给她的那块里面有着淡淡的血丝的玉石，忽然变热了，变得异常的灼热，她的皮肤立即被唤醒。

阿克萨，多好听男人的名字，我等着你回来把我带走。可是，现在你在哪里？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如果你不尽快回来，我



戴安娜的
捕户星



就不得不接受宿命，以王族联姻的方式，嫁给别人了。

她觉得心情烦躁，也有些不好的预感。远处，喇嘛教神庙上面，经幡飘动，喇嘛念经的声音也传来了。神需要被奉献，可是凡人的爱情，难道也需要祭献生命吗？她觉得头晕，于是又回到了床上。慢慢地，她睡着了。

她继续做梦，梦见自己在攀登着高耸的雪山。难道她是前去找自己的心上人阿克萨？不不，还有一些人和她一起攀爬。“戴安娜！戴安娜！”有人高声地喊着她，怎么我又成了戴安娜了呢？她迷茫地转身看去，那个欢快地呼叫她的男人已经追了上来，手里拿着一朵雪莲花。“我采到了雪莲花！”然后，他把花递给了她。

她欣喜地接了过来，看见雪莲花的花蕊晶莹剔透，在强烈的使人眼睛发疼的阳光照射下，雪花的碎片在里面融化。

他是赛麦台，她想起来了，他是赛麦台，是她和艾瑞克雇佣的柯尔克孜族向导，现在，他们正在向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的峰顶进发。早晨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二号营地，在向更高的地方攀登。空气已经十分稀薄，但是这么高的地方，怎么会有如此美丽的花朵生长呢？她觉得奇怪。艾瑞克在最前面，赛麦台在后面，他们拉开了登山惯常的队形，那种散兵线；沿着登山主绳，借用冰镐前进。

这个时候，前面的一片山谷中，升起来一团雾气，雾气汹涌，和冰晶、雪花一起扑面而来。

戴安娜忽然觉得脚下发生了什么，是的，脚下发生了坍塌，立刻，一种地下的吸引力引导她向一个黑暗的冰窟中坠落。时间在这个时候似乎停止了，凝固了，她看不见任何人。她掉进了冰窟，或者说是冰缝里。四周晶莹闪亮，一些反射进来的阳光把这里面变成了一个童话的世界，但是又是如此的寒冷和寂静。她大声地喊着：“赛麦台！阿克萨！艾瑞克！”她忽然很困惑，艾瑞克，她的丈夫在哪里？她是谁？是戴安娜还是玛密雅？谁是阿克萨？赛麦台呢？她



爱着他吗？她这是在哪里？她仅仅是在梦境深处，被水草纠缠的一个面目不清的幽灵吗？





一、蓝色老虎

四岁的时候，戴安娜就看到了蓝色的老虎，当时她还在印度，她的父亲是印度政府的林务官，她的童年就是和父亲一起，在印度联合省的丛林里度过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一天她见到了一只蓝色的老虎。

那只老虎在绿色丛林中显得十分清晰，她似乎一点也不怕它，是她发现的它，它就躲在一棵柚木树的背后，身上的花纹，老虎那耀眼的花纹是蓝色的，非常美丽，就像是月光长在了老虎的身上，它就躲在那里，用非常温柔的目光看着她，使她发不出声音。她过去从书上看到过老虎，那是父亲给她从英国带来的图书，上面的老虎是金黄色的，还有黑色的条纹相间，但是这只老虎是蓝色的，这从此改变了戴安娜关于老虎的印象。

父亲没有发现这只老虎，他手里的枪没有指





向老虎藏身的地方，戴安娜也没有向父亲指明这一点，因为蓝色老虎似乎不想惊动他们，然后，他们从那一片柚木和麻栗树的侧面走过了。倒是远处的马匹，似乎闻到了老虎的危险的气息，发出了惊恐的嘶鸣。然后，他们的狗吠叫着跑过来的时候，那只蓝色老虎已经不见了。

此外还有大象，戴安娜总是骑在大象的身上，她和一头叫“普塔”的母象特别好，总是骑着它在印度的丛林中走，她也总是被普塔用它的长鼻子卷起来，然后在半空中被吓得尖叫。她喜欢触摸普塔的深灰色皮肤的皱褶，帮助它把身上的泥污去掉，它的皮肤和她的手的接触，给她带来了仿佛初次接触世界的惊喜。而那些茂密的山林之外，才是河流、村庄和市镇。

在丛林中，空气总是潮湿的，植物在丛林中生长的速度非常快，几天之后，他们刚刚走过的道路，就已经被有着巨大的叶子的植物给覆盖了。这使戴安娜觉得，印度的丛林极其疯狂，即使这丛林里有美丽的蓝色老虎，她还是觉得丛林里有太多的秘密和危险，有着太多的讨厌的蚊虫。那里的光线也十分晦暗，就是在这潮湿和晦暗的环境中，植物在疯狂地生长，并且覆盖一切人为的痕迹，在他们刚刚搭起的帐篷的旁边，那些不知名的各色植物就开始生长，直到把他们的帐篷又围起来，似乎不喜欢他们的帐篷似的。

当他们在几天之后就拆掉了帐篷，继续向丛林深处前行的时候，他们注定不会再回到和找到那个被他们宿营过的地方了。

她后来总是在梦中看见那只蓝色的老虎，它在她附近的很多地方出现，它宁静温和，就躲在不远处的地方看着她，眼睛很大，呼吸平稳，目光柔和生动，似乎想和她说话。她想，它一定特别孤独，一定对它藏身的丛林有太多的埋怨，它想和她说话。但是当地向它走过去的时候，那只蓝色老虎就一跃而起，在茂密的树丛中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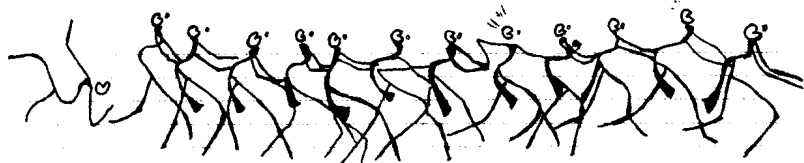
间就消失不见了。蓝色的老虎，我想和你说话，因为我也想有蓝色的皮肤，戴安娜想，我怎么样才会有蓝色的皮肤呢？

第一次在市镇上度过了一些十分热闹的夜晚之后，再回到丛林中，戴安娜就觉得丛林是那样的可怕，它没有尽头，到处都是暗藏的危险，所有的动物的眼睛，都在丛林里闪光。好在有父亲，他总是在她的左右，从来都没有离开她超过三米远。除了蓝色的老虎，戴安娜还见过了狮子，不过它已经死了，被父亲和他的狩猎队打死了，黄色的皮毛没有了一点威风，戴安娜伸出小手抚摸着那只死去的狮子，可以感到它身上的温度在渐渐地降低，而且它那残存的目光是悲哀的，这悲哀的目光永远地凝固了。和这样一个庞大野兽的尸体相遇，她的内心感到了紧张和战栗。这是对世界进行初次体认的战栗，它带给她的印象也是不可磨灭的。

他们有一段时间在联合省的省会呆过，在那里戴安娜见到了更多的印度人，他们生活在特别让人难以忍受的环境中：城市乱糟糟的，像是一个大集市，大多数人家没有好的住房，房子是泥土夯实的，有的就住在草棚子里，没有多少柏油马路，只要是一下雨，到处都是泥泞，无论是摊贩还是要眼镜蛇的人，他们的目光都是无助、衰弱和悲哀的，不知道希望在哪里，也不理会有什么样的灾祸会降临在他们身上，所有的生命都在雨季的绵绵细雨中发霉。戴安娜童年印象最深的画面是，在一条夏季往往要爆发洪水的河流边上，每天都有人的尸体在那里被焚烧，尸体就放在木柴堆的上面，熊熊的烈火把一个个死人的尸体化做了青烟，袅袅上升，消失在布满了雨云的天空中，而骨灰就随着河流飘散。她从很远的地方观看这个死者升天的仪式，觉得很害怕。

父亲说，“印度佛教徒认为，他们的灵魂是可以不断地转世的，那些人以后又会复活了。”

戴安娜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和我们一样



的人吗？”

“不，”父亲果断地回答她，“和他们的过去一模一样的人。”

“那我们会变成他们吗？”

“也不会，我们还是变成我们，如果我们也转世的话，”父亲的回答十分的干脆。“我们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的。”

很久之后，等到戴安娜已经二十岁了，她就明白了印度的面貌，和她自己的祖国——英国的复杂关系。印度的所有现存的面貌，甚至都可以归功于或者归罪于英国在1757年之后的殖民统治，在1918年她刚刚出生于印度的时候，她的父亲就是英国伸出的海外殖民枝条上的一片忠实的叶子，作为林务官，守护着英国在印度的利益，丛林中的似乎看不见的利益，犹如那只一般人看不见的蓝色老虎。父亲的一生注定要和印度这个南亚次大陆上的国度纠缠在一起了，那么她呢？

五岁的时候，戴安娜被自己的父母送回了英格兰，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女儿必须要回到英国，去接受正统的英国教育。在丛林中生活，小小的戴安娜已经有了很多变化，她已经学会了说印度语和孟加拉语，有很多印度小孩都是她的朋友，她似乎还有一种超能力，可以和丛林中的各种各样的昆虫对话，她甚至还有一个好朋友，只是这个好朋友是一只巨大的蜥蜴，它平时就呆在丛林中的某个地方，如果戴安娜想要见它的话，它就会出来和她见面。

这把她的父母亲一开始给吓坏了，尤其是戴安娜的母亲，她觉得蜥蜴身上的那些奇怪的疙瘩里面一定藏着毒液，会杀死自己的宝贝女儿，但是她没有想到这只巨大的蜥蜴会听他们的女儿的指挥，有一次，戴安娜把它呼唤出来，就是为了赶走藏在帐篷边上的一片野黄麻中间的一条皮肤红黄色相间的毒蛇。

“去，赶走那条蛇。”她向蜥蜴下了命令，于是蜥蜴向那条吐着红色的舌信子的蛇冲去，把那条蛇赶跑了。

10

戴安娜的
诞生



除了这些奇异的禀赋，戴安娜还可以预测下雨，她只要是看看丛林中那些动物的反应——也许是在听它们说话的声音，就可以准确地预报二十四个小时之后的天气。“爸爸，明天要下很大很大的雨，还有很大很大的雷声。”

在不断地证实戴安娜有一些超能力之后，她的父母就开始在一起嘀咕，他们后来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戴安娜在印度的丛林中，正在变成一个真正的印度人。因为印度人的生活中就充满了星象家和巫术师，这使他们很慌张，他们觉得应该尽快把她送回到英国，去接受传统的英式教育，于是，他们一起坐船回到了英格兰，只是没有多久，她的父母亲就回印度了，把她留给了她的各种各样的亲戚们。

从此，小小的戴安娜又开始了另外一种漂泊，只是这种漂泊和在印度的丛林中完全不同，她只是在不同的亲戚家寄住。她聪明乖巧，大家都很喜欢她。经常在喝英国传统的下午茶的时候，亲戚们都围坐在她的周围，听她绘声绘色地讲述在印度丛林中的见闻。那里的一切对她的亲戚来讲，都非常新鲜。她一开始也十分怀念在印度的生活，在她的梦中经常会出现那只蓝色的老虎，它在丛林中笼罩的蓝色的月光下更加漂亮，闪着幽蓝的光芒，在一棵树的旁边等着和她说话。

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戴安娜总是觉得她和身边的那些英国孩子是不一样的，也许仅仅是她已经有了一个和他们完全不同的童年，甚至，以后的人生道路也完全不同。所以，在一个个的亲戚家来回流转，在一所所的学校就读，她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另外一种漂泊。十一岁，她首次来了月经，是在一个旁边没有人的下雨的夜晚，那天的预兆是墙上出现了很多灰色的蜗牛，她看着殷红的血从自己的大腿根部沿着左腿流了下来，一点也没有害怕，因为几年以前她的姐姐有过相似的经历，并且告诉她这是怎么回事儿，她就用